

关于萨冈的关键词

一九五四年对于法国文坛来说，是有着不小的震动的一年。

这一年，一个日后被称为“迷人的小精怪”的年轻作家弗朗索瓦丝·萨冈，用她的第一部作品《你好，忧愁》向世界介绍了自己。这本书在一年内就售出了 85 万册，而此时的萨冈，只有十九岁。

“在这种陌生的感情面前，在这种以其温柔和烦恼搅得我不得安宁的感情面前，我踌躇良久，想为它安上一个名字，一个美丽而庄重的名字，忧愁。”

萨冈用这样的一句话作为开头，引出了整个故事的情节。

这是这本书首章的第一句话，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字里行间都能嗅到一股挥之不去的少女笔下的青涩。但这丝毫不妨碍萨冈成为聚光灯追逐的对象——她作品中与年龄不符的内容、她用以示人的既羞怯又尖刻的态度，促使很多人对于萨冈本人的兴趣，远远多于对其作品的兴趣。

媒体热衷于为她塑造神秘且传奇的形象。他们赞同她是写作的天才，但也说轻浮放荡，行事有违道德，热爱夜总会、跑车、赌博，热爱金钱，更热爱挥霍。但我们透过媒体所看到的萨冈是否是真实的，还需要我们在她更多的作品和描述她的作品中去探寻答案。

你好，忧愁

一切还是要从萨冈的处女作《你好，忧愁》说起。

这部小说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它最大的特点，同时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要素，就是主人公十七岁少女塞西尔大段的心理活动。

塞西尔幼时失去母亲，此后与父亲一起生活。父女俩对于自由享乐有着同样的着迷。父亲默许塞西尔在学习上的漫不经心，很早就带她出入各种喧闹的宴会；而对于多年来父亲不想被婚姻所束缚，情人半年一换这件事，塞西尔心知肚明却也毫不过问。生活看似闲散，但两人都努力地维持着一种难得的平衡。

十七岁这年的暑假，塞西尔和父亲及他的情人在海边的别墅中度过。宁静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母亲生前挚友安娜的到访改变了一切。安娜是一个优雅而严肃的女人，“美丽的脸庞上透出一股傲气和倦意，总是一副冷漠的神态”。她的性格和结交的圈子，恰恰都站在了这个过度放荡的家庭的对立面。

另塞西尔感到不适的，不仅仅是被管束的生活，更是再也无法维持的平衡——父亲被安娜牢牢地吸引住了，甚至还决定要同她结婚。塞西尔预感这是她自由生活的终结，于是小小的阴谋在心中发芽。她联手父亲的情人和刚认识的男友暗中密谋，把安娜一步步推向了无可挽回的结局。最终，安娜因为精神恍惚，在开车的时候坠身悬崖。

此书刚刚出版的时候，萨冈还未能预料到，当外界在看待她的时候，会发现她比她的故事更有吸引力。换言之，在他们的眼中，萨冈内在的自我价值与她的事业没有太大的关联。

但显然，最初出版《你好，忧愁》的朱利亚尔出版社早已预见了一点。这位年轻的小说家外表瘦弱，但分析起成人世界里的的问题时成熟而自信，很容易引起读者的赞叹和疑惑；她的年少让她同时显露着不谙事故和玩世不恭，温柔羞怯而又勇敢蛮横。这本书的内容也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关于“非道德”的讨论：一个与作者同龄的女孩和一个没什么感情的男孩追求感官之乐，而她的父亲却默许了一切。

很多人都有着类似的好奇：这部小说是否带有自传的性质？故事中的主人公的形象是否巧妙地映射了作者本人？现实中作者和父亲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很多人并不真正在意这些问题的答案，已然认为塞西尔就是萨冈的化身。

对于这一点，萨冈指出她不是塞西尔，自己的父亲也不是塞西尔的父亲，即便她在创作的过程中借鉴了自身的众多感受，但一切都只是对成长的虚构，“是童年的最后一段光阴和青春期最初的灼热感觉在无意之间给予人的一种技巧”。

其实在塞西尔的身上，我们隐约能看到萨冈的影子。她承袭了作者本人的心理分析能力，以及作者的某些特性，最重要的就是对于自由的追求。

故乡与童年

法国传记作家阿兰·维尔龚德莱在《萨冈：一个迷人的小魔鬼》这本书中，自萨冈的故乡卡加克开始追忆，将她诸多性格与作品的特点，都与她的童年和故乡联系起来。当然，在那个

时候，萨冈还叫作弗朗索瓦丝·夸雷，“萨冈”这个名字是她在出版了《你好，忧愁》之后，为自己从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挑选的名字。

故乡似乎是萨冈舍不得去公开触碰的话题，这是她保护这片隐秘纯净的土地的方式。

卡加克干燥闷热，灼烧的炽热自地面上的上升，让发生在此地的行为都在扭曲的热气中变得慵懒而虚浮。也就是在这里，萨冈沉浸于自然的平和、包容、野性和无拘无束，并将之吸纳入自己的性格。

她在这里为自己建立了生命原动力的堡垒，建立了停船靠岸的港口，即使在之后的岁月中她反复地流连于混沌的世界，但只要这片土地还在，就能够为她提供源源不断的写作的激情，为她卸下肩上的重负。

在阿兰的描述中，萨冈的成长环境是简单幸福的。经济富裕，父亲对她总怀着略微过分的宽容和爱护，母亲稍显严厉，但也从不强求。在学校里，她专横任性，反抗规则，与同学们格格不入，但此时，放肆的行为表象下她的敏锐已初显锋芒。即便马马虎虎地应付着学习，她也总是能拿到好成绩，尤其是她在作文中显露的天分。

一位同学如是描述：

“那是一种秘而不宣的匆忙，是一种思想的从容，她书写的速度紧随着思想的跳跃。”

尽管用这样的语言去分析一个少女有些过分解读之嫌，但这一评论的确直指她日后的写作风格。

由于父母的宽容，萨冈也许从未真正地离开过童年。她的少年时代表面上自由惬意，但隐约中乏味、空虚、忧愁以及对它们模糊的思考，都一并闯入了她的生活，闯入了她笔下的世界。

作家的孤独

年少的成功、运气和捷径交织的漩涡使萨冈尝到了作家的孤独。她太早地就被推到了众人的关注之下，他们询问这个女孩关于生命和死亡的话题，希望她能毫不犹豫地說出机敏而深刻的答案。

“我变成了一件物品，一种食物，变成了萨冈现象，萨冈传奇……我为自己感到羞愧。我被一个人物形象所禁锢，注定要过另一种生活，只能有忧郁的短暂缠绵，却没有与情人举杯共饮的兴致；终日结结巴巴地讲着英语短语，说这伟大的格言警句，如同实验室里的小鸡一样丧失了大脑。”

这些最终让她变得清醒、冷漠，对很多事物都保持着嘲笑的目光。

无论外界如何评价，萨冈很快就成为了年轻一代的象征。年轻的一代厌恶战争，厌倦了政治阴谋，他们有自己的追求——眼前的刺激、感官的欢愉，以及那些东西背后他们也不知道的东西。

萨冈，在纷杂的流言中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在此，她与朋友们寻欢作乐，跑车的极限速度、赌桌上的冒险、夜生活的酒精和迷乱，都是她的消遣，她以此承载生活中难以消化的孤独和烦恼。

短篇小说

在《萨冈：一个迷人的小魔鬼》中，作者指出萨冈对于写作一直抱有顽固的欲望和认真的态度。她一直在问自己：“我到底是否能写作？能不能？”在阅读了前人众多无法超越的作品后，她深知自己在这个领域的渺小，但她坚信“文学就是万物本身，必须和它一起奔跑，向它攀登”。

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九八年间，萨冈几乎每年都有作品出版，其中多数为长篇小说，戏剧创作集中在六十年代，而集结成册的短篇小说有两部，其中一部就是出版于一九七五年的《孤独的池塘》。这部短篇小说集中收录了十九篇作品，它的名字来自于这个集子里的最后一篇。此时的萨冈已年近不惑，时光流逝为她带来的凌厉笔触尽显其中。

在自己的回忆录《我最美好的回忆》中，萨冈曾表达过她对短篇小说的理解：

“从人们立即陈述的文字出发，这些文字引发一个情节，这个情节同样迅速地展开，并达到一个在最初的对话中就已经被预见的不可避免的结局。”

萨冈的短篇小说基本遵循了这样的规律。

在《丝绸般的眼睛》中，她描述了一场长途跋涉，氛围逐渐紧绷的狩猎。但却用这场狩猎暗指丈夫发现了妻子和朋友之间恋情的情感危机，一明一暗的线索中，暗流以相同的速度回旋涌动。《躺着男人》描写了一个将死的男人和她冷漠的妻子，他们的对话揭开了看似和谐的婚姻中，隐藏在暗处的情节。《陌生人》这个故事在开头就设置了巧妙的铺垫——妻子回家时总要按响车上的喇叭，提醒丈夫她回来了。然而这一次，她将永远为自己没有提前告知丈夫回来的消息而后悔——她一进门就看到了满地的烟蒂和空酒瓶，还有两件凌乱的睡衣。读者在女主人公和朋友的对话及心理活动中，一点一点地接近着矛盾的核心，紧张地期待着结局的揭示。《孤独的池塘》中，面对着一个岔路口，女主人公走向了一个池塘。她坐在池塘边的树干上，被一股自我审视的力量裹挟，突然产生了既恍惚又真实的幻象，仿佛从自己的形象中分化出了一个更真实的自我。

我们发现，萨冈的短篇故事发生的地点，都取材于她最熟悉的生活场景：舞会、狩猎、赌博、斗牛、戏剧……而这些故事也都有着相同的主题，那就是关于平淡生活中，某个“失去平衡”的时刻，秘密被揭穿的时刻、分手的时刻，发现了另一个自我的时刻，面临死亡的时刻，等等。

她笔下的人物有着同样的孤独和清醒，因为清醒而冷漠。他们都是平凡无奇的人，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但在平淡的表象之下，总隐匿着一种无可修复的断裂。虽然小说中的情节总将现实的曲折扩大，但这种和谐与矛盾共生的处境，总让我们猛然回忆起生活中某个类似的瞬间。

阅读萨冈，阅读萨冈这个人物，始终像是在阅读一种被放大的，自我的生活。如同萨冈对于书籍和阅读的理解：

“正是它们，在数年中一直成为我的精神依靠，也正是它们，承载着我最持久、最完整的记忆。……初吻时天空是否正在下雨？情人和我诀别时是否低垂着双眼？对此，我一无所知，我生活得过于自我。我必须让某个人代替我生活，而我则阅读他的人生经历，这样，我才能对自己的生命最终具有完美的感知。”

此文为厦门大学广播电台节目文稿，节目音频链接：
<https://music.163.com/#/program?id=903328624>